

那是一個尷尬的記憶。一封情書，它始於浪漫的想像，而終於戲謔的結局。至今我仍記得它笨笨傻傻的氣味，令人想起帶點油垢味的木料地板，肥滾滾的小黑狗沒命地搖尾示好，或是企鵝走路的滑稽。這樣的形容未免污蔑情書的浪漫，褻瀆了它的唯美，可卻絕對忠於當時的感受。

回想起來，那真是一段荒涼的歲月。同年齡的友伴臉上，或多或少都有忍不住的青春爆裂，光潤的痘子那麼飽滿瑩亮，甚至紅得有些刺眼，像在嘲諷我徒有品學兼優的虛榮，內涵卻如此貧瘠，一年下來竟然孵不出幾顆像樣的青春之籽。好不容易額頭有點小小的騷動，那膽小的幼芽卻畏畏縮縮的躲在瀏海後面，似乎深以炫耀年輕為罪。

也許是青春的力量太龐沛，我特別喜歡耗費大量體力的運動，尤其是打羽毛球。只要逮到機會，我總不會放過殺球，刷！快、狠、準。瘋狂的力道。球不偏不倚，恰好落在邊界上！漂亮！好像幹掉一個世仇大敵。當然，最好對方被那突如其來的狠勁嚇一跳，我便因此得到類似惡作劇的滿足，一種復仇的快感。因為無法忍受那種殺氣騰騰，欲置人於死地的揮拍方式，女隊友後來紛紛離我遠去。我更樂得和精力過剩的男隊友廝殺，他們回我以更強悍而有力的反擊，挑戰我源源不絕的鬥志，充分滿足我的暴力美學。球場成了我的殺戮戰地，每一次的殺球都十分愉悅，好像處決演算不完的數學習題。我在汗水裡揮霍過剩的青春和躁鬱。

鬱悶的青春期，人像活在沼澤裡。鏡子裡的自己渾身散發出一股帶著體制和規矩的呆板氣息，那樣聽話的髮長，那麼不逾矩的乖巧表情，正派善良的眼神，和絕對不敢短過膝蓋的裙長。該死的白衣白裙，讓整個人形如學校的零件，和硬體契合無間。

沒有人陪我廝殺時，我便游泳。因為早早回到家的我，總有說不出的焦慮。無論有多少積累的功課，都制止不了泡水的強烈慾望。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精力，我可以從赤道如火的夕照游到星光滿天，從躁熱到平靜，泳池吸納了我的憂鬱，難怪池水藍得那麼美麗。

就在這樣枯淡的日子裡，我發現了那封情書。

它的空降令我不知所措。受了驚嚇似地在尋找一個可靠的藏匿處時，我的心情充塞前所未有的慌亂和狂喜。我不知它如何潛入我的書包，事先沒有任何預兆，我的眼皮沒有跳，耳朵沒有癢，也無從來由的打噴嚏，游泳時既沒抽筋，打羽毛球時也沒擊傷自己。周六整理書包時，啪！它就這樣掉出來了。

當最後一縷霞光點燃黃昏，時間靜靜地流著，流向幽暗的黑夜。教堂的巨影漸漸模糊擴大，漸漸蓋住右面的十字路。而後一切便在黑夜。而後一切便在黑夜的巨掌裡。

路燈下，夜像沒有意義的站卡。

沒有停泊，沒有守候，也並不獨坐沉思，因為生命沒有停泊。當曙光升起明天的第一縷光芒，升起另一個站卡，唉！別盯著那盞在庭院中默默地燃燒的晚燈；別盯著淡淡的光吐成玫瑰色的幽雅。也不一定哼著守塔人那樣的曲調，誰能知道，你脣邊流露著神祕的笑意，流露著聽不見的喜悅。

教堂的鐘聲隱隱響著，路燈昏暗地照落街巷。鐘聲之外，路燈之外，誰知道路程有多遙遠？只是鐘聲隱隱響著，沉厚的密度瀰漫像遙遠的天際，瀰漫於星星閃爍在脣邊點燃一支聖歌；一座玫瑰色燃燒的城；一座靜默的庭院；握環鏽斷的銅門；餵機器齒輪以一寸一寸的光，像蠶般啃食嫩綠的桑葉，沒有可以辨認的自己，沒有莊嚴的意義，而你仍笑著，以破碎得承載不住的聲音笑著，日落之後，無人再去爭論存在，重層的黑暗遮護不了什麼，也孵不出蛋殼裡的一隻雄雞的明日。升起的慾念在心際掙扎，在急旋的方向上，站在此端與彼端都一樣，並不預卜什麼的，路標仍冷冷地指著漫長而單調的路。

寂寞像遠方搖曳的點點村燈，在此渾沌寂靜的夜，並不需以往昔的足音踩響你的喜悅。存在是痛苦，但你很快便會忘記，忘記刹那的悲喜。或者像一顆流星，像凜然自焚的火種，投一生的憂戚於一瞬。或令生命的火種深埋于萬濤之下，於黃昏的夜。而你何嘗知道路標伸向何方？像水泡般的記憶正自心中升起，另一個夢升起，升起必將升起的幻影，升起流星般的憂鬱。

教堂被推向陰影裡，你的思維好比螢火蟲般閃著，閃著一些殘餘的記憶。教堂的燈光幽淡得伸不出矮矮的短短堞垣，伸不出蒼苔蔓延的紅磚石階，讓它躲在夢裡吧，躲在上帝的圍牆裡，等待一隻引領的手。讓一切都尋覓夢之路，但一切都要裸露，一切都很單純。且把自己置入黑暗的透明裡，為什麼也勾繭中蛹的記憶呢？衝破重層的黑色，你便完成另一個屬於飛翔的投生，屬於多彩向光的存在。

光像冷峻的笑聲投射過來，你乃拼命地踐踏自己長長的影子。黑暗裏你已厭倦的心底。

野柳無柳

季薇

崢嶸有奇石 野柳並無柳

弄舟戲碧浪 放眼看浮漚

野柳無柳，有的是怪石頭。

嫵媚的青山，像一隻多情的手；伸出豐滿的胳膊，把詩情畫意一齊攬進懷裡來。

藍天與白浪，雲彩與海鷗。

刻石的羅丹，也許黯然失色。如林的怪石像些可愛的野獸，馴伏、崛起；插立、挺秀。似怒還笑，沒有尖牙利爪，溫良樸厚，可以和我們做朋友。

山履岩、女王頭。

平臥海邊，力刺青空。神奇的鞋子，不知是否真是仙人遺落？端麗的女顏，的確威風八面，而丰神無限。

大自然的刻刀，鋒利而有情。不知是從何年何月開始，默默佈局、靜靜結構，使平凡的海石，變成奇幻的作品！

藝術創作，沒有秘訣，也有秘訣；貫注熱心和熱情，窮年累月，孜孜不息。

大匠本無心名利，埋頭用功，也許只是追求精神的怡悅，和心靈的滿足；滿足了自己，猶嫌狹窄，博大寬厚，更求滿足他人。藝術，無非求美求真而止於至善，最不可缺少的，是一顆愛人自愛的心。

靜看青山碧海，默察多彩人生。

世事果真詭譎多變？人生果真險惡無常？而大自然對於萬事萬物，一體包容。一切塵思俗慮，無非眼界太小。萬物之靈，何苦畫地自囚？

是非善惡，爽然自有分界。為善去惡，天地自然更寬闊；心與心的距離，必然縮短。

青山何等莊穆，碧海極度博深，移撮土不減其高，取噸水不損其深。

險惡多變，不足憂慮恐懼。只要愛心常在，慧眼常開，濁浪排空，終歸水淨沙明。

多少漁船出海，多少漁船歸來。

金魚銀魚滿海，如不辛勤工作，空船還是空船。

船輕吃水淺，船重自然深。那船身的吃水線，真像一支尺，清清楚楚量出你是不是一个好漁人。